

我国拟设立“全国生态日”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王立彬）为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传播，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我国拟将8月15日确定为全国生态日。

关于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定草案26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草案主要内容包括设立全国生态日的目的、全国生态日的设立时间、活动内容等三个方面。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辰昕在会上对草案作说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2005年8月15日考察湖州市安吉县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赵辰昕在说明中表示，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将8月15日设为全国生态日，比较符合确定纪念日、活动日时间的基本原则，能够充分体现首创性、标志性、独特性。

决定草案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给人民群众带来强烈的获得感 and 幸福感，有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行动。

决定草案提出，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给人民群众带来强烈的获得感 and 幸福感，有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行动。

决定草案提出，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石峁遗址：韬玉而山晖 文明之肇启

赵军慧



石峁遗址皇城台

驱车沿毛乌素沙漠南缘一路疾驰，途经秃尾河，而后随蜿蜒山路爬升，人眼是满山恣意生长的榆树，以及更远处黄土地貌的沟壑纵横。

盘山公路尽头的山顶台地上，钢结构的玻璃遮罩盖着青褐色乱石堆垒出的高大城垣，这便是石峁遗址的外城，距今4300年前后、中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筑城址至此始展露一隅。峁，当地方言意思是“山丘”。石峁，既是沿用已久的地名，也清晰地反映着遗址风貌。

石破天惊：文明前夜的石峁王国

1958年，石峁遗址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期间于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被发现。20世纪70年代，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陆续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自2011年起，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峁考古队对遗址展开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经过十余年的科学发掘，考古人员逐渐揭露出石峁遗址的文化面貌。

遗址石城以长达10公里的石砌城垣为界，内城、外城重重拱卫着核心区皇城台，遗址面积逾400万平方米，城内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玉器、陶器、骨器、石雕石刻、彩绘壁画等珍贵文物。

石峁遗址的各类遗物涉及军事、宗教、天文、艺术等领域，所展现的文明程度，远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和判断：发掘的玉器最薄处仅0.03厘米；口簧、骨笛等乐器至今仍然可以吹响；骨针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针孔直径最窄达300微米；大小不规则的乱石看似无序，却垒砌出规整、平整的墙面，门道的墙角呈近似90度的凌厉直角线；清理出迄今数量最多的中国史前壁画，画幅保存最大者约30厘米见方，白灰面作底，以红、黄为主色，细黑线勾边，绘出菱形方格纹、勾连纹等几何图案，系中国古代美术考古及艺术史的重大发现；外城东门门道呈东偏北31度，朝向4000多年前夏至日出的方位，说明石峁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天文测量方法和历法知识。

虽然大多数墙体已被黄土和青草覆盖，但沿着皇城台和外城东门的参观步道行进，再结合东门遗址处放置的微缩模型，一座完备的城防结构了然于心。这座在考古发掘下石破天惊的石头城池，自现世便以体量巨大、结构复杂、功能完备而著称。考古人员对石峁遗址的介

绍，大多喜欢以北京故宫作比。无怪乎如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理念一脉相承、赓续发展，许多建城理念的源头，很可能比文字记载的更早。

石峁古城以皇城台为核心，内外城环套结构布局，再通过墙体上城门、瓮城、角台、马面、墩台等防御性建筑遗迹层层设防，奠定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从外城东门通往内城东门并连接皇城台的一条大道，连接着宫城区，首开中国都城中轴线理念先河；皇城台门址由外而内依次由广场、瓮城、墩台、主门道等设施构成，也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正门设置广场先河。

在依托山势层层筑墙而成的皇城台墙体中，考古人员发现许多插在石头缝里的柏木。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古代工匠在修筑城墙墙体时，“每筑高五尺，横用红木一条。”即筑城时使用红木横向插入墙体进行承重，防止意外塌毁，作用类似于今天进行混凝土浇筑时预先搭建的钢筋。学术界一般认为红木最早出现在汉朝，而石峁发现的红木遗存将《营造法式》中的这一记载提前了2000多年。

4000年前是中华文明和早期国家形成、发展的关键节点，石峁遗址以其巨大的规模、多重的结构、宏大的建筑和高量高等级遗物，显示其已经成为早期城市并具备国家形态。石峁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独特的证据。

站在遗址区域地势最高的外城东门放眼四望，耳畔吹过猎猎作响的风，对面山峦上的

古长城和石峁外城城垣遥遥相望，缄默不语，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掩藏在石缝里的华夏文明。

发微抉隐：石峁考古人的日常

从东门遗址乘车到皇城台不足5分钟，当皇城台近距离展现在眼前，目光立刻被它吸引。这座高70米的平顶金字塔形建筑区域，给人一种雄踞于此、俯瞰疆域的王气，因其体量巨大而极具视觉冲击力。而更夺目的是一面写着“石峁考古队”红色旗帜，就在这座庞然大物最高处迎风飘扬。

不只是旗帜在。皇城台区域对面是稍显简陋的石峁遗址考古工作平台，同时也是石峁文物医院，考古工作者日常就驻扎于此，负责石峁遗址考古、现场文物保护和长期学术研究等工作，可以就近对重要文物开展及时的保护和修复。

石峁考古的室内整理研究工作也并不轻松。石峁遗址发掘出土了一只大型陶甗，拼接复原的陶甗残高50至60厘米，身体部位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展翅仰颈状。通过对大量陶片的辨认，类似的陶甗多达10余件。石峁文物医院里，单独有一个房间散落着满地不足巴掌大的碎陶片，在这里，考古人员要从2000余箱碎陶片中，寻找“陶甗遗骸”，极其艰难缓慢地进行着陶甗的拼接复原工作。

围绕石峁遗址的研究，才只揭露冰山一角，这座石头城头的许多谜题，还等待考古工作者在将来为我们进一步解读。

保护利用：助力中华文明探源

近年来，地方政府及文物工作者投入了更多力量进行遗址本体保护工作。2017年，实施了皇城台城墙变形监测工程，常态化监测遗址墙体变形，建立数据库，分析墙体稳定性，为制定皇城台墙体保护措施提供科学数据。2018年，进行了“石峁砂石与沙土遗址盐害治理和防风化加固”试验项目，调研石峁遗址病害产生的原因，探究保护技术。初步整理出了一套适宜石峁遗址的加固方法。编制了《皇城台稳定性评估及抢险加固方案》《石峁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前期勘察研究》。先后实施了外城东门遗址抢险加固支护工程、外城东门遗址保护展示临时考古大棚、皇城台南侧护坡（上段）加固保护工程、外城东门东南角台及城墙与皇城台南侧（下段）护坡加固保护工程。完成了城墙边的冲沟治理、皇城台顶部及东护墙发掘区域保护方案。针对突发应急文物保护需要，制定《石峁遗址文物保护应急预案》，采取防雨布遮盖、防汛沙袋保护、回填保护、设置三合土牺牲排水层等多种措施，应对暴雨暴雪冻融危害。

2017年《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出台，此后石峁遗址不断加强日常维护、监测及风险防范。积极推进遗址区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和文保巡查常态化，实行文保巡查排班制，实现全年24小时全天候值班，及时发现和处置威胁文物安全行为，建立了由政府、文旅局、管理处、属地镇政府及村组五级管理体系。完成石峁遗址保护区和建控区的界桩栽设工作，栽设了遗址保护区围网、外东门和皇城台发掘区域围网，聘用18名群众文保员，多方位做好防汛、消防物资储备和管理，为文保巡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提升了群防群治工作水平。

2022年12月，石峁遗址成功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宏大的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持续展开，目前已建成考古工作站、外城东门遗址现场展示厅、游客服务中心等。遗址博物馆也正紧张有序建设，该博物馆规划用地面积80亩，总建筑面积12890平方米，展览展示区面积约5000平方米，包括文物文化展示区、文物库房及办公用房、停车场等附属设施。目前，博物馆前期准备工作大部分到位，规章制度已经建立，计划2023年下半年启动运营，一座能够展现石峁文化内涵和学术研究水平的现代化专业博物馆将迎来更热切的关注、更热情的探究。

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在丝绸之路上有重要地位。

“敦煌文化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敦煌时说。

融汇东西，煌煌大观；风沙吹尽，绽放新颜。这，就是敦煌！

代代守护，只为“代代相传”

从飞机上俯瞰，敦煌被茫茫戈壁包围，犹如一叶孤舟。

公元366年，云游四海的乐尊和高僧踏着黄沙来到敦煌，莫高窟的营建就此开始。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1000多年间，一代代人开窟造像，成就一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

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记录下历史的变迁、艺术的演进，流传下包罗万象的史料。

千古匠人，造就艺术宝库；代代守望，绵延文脉气韵。

敦煌市宕泉河畔的沙丘上，长眠着常书鸿、段文杰等敦煌文物工作者。他们的墓碑，与莫高窟遥相对望，令人肃然。

20世纪40年代，艺术家常书鸿如当年乐尊和高僧踏沙而来，与同道者一起，住马厩，喝泔水，用双手清除了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

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个个“接棒者”奔向敦煌。他们在致力于保护敦煌文化遗产的同时，埋头于对这一博大精深艺术宝库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为了临摹《都督夫人礼佛图》，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段文杰潜心服饰研究，翻阅了100多种资料；樊锦诗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敦煌研究文集》出版、《敦煌研究》创刊、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举办……几代敦煌学人不畏艰苦，坚守开拓，以丰硕的研究成果，向敦煌学研究高地迈进。

融汇东西成大观

——解码丝路重镇敦煌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

“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成为敦煌研究院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考察，首站便来到敦煌莫高窟。考察过程中，总书记不时向工作人员询问莫高窟的历史渊源、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情况，并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专家学者关于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文明互鉴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从游客数量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总书记仔细询问。

“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的话语权”……总书记的谆谆嘱托，为敦煌研究院做好新时代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工作指明了方向。

2020年底，敦煌研究院建成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实验室，实验室可模拟-30℃到60℃、10%至90%相对湿度以及风、雨、雪、太阳照射等各类气候条件，基础研究能力进一步提升。其他相关领域也不断追求精进，志在让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神彩长在、代代相传。

兼收并蓄，尽显“文化自信”

敦煌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合汁”开始的。“合汁”有羊肉汤、猪肉丸和各类配菜，风味兼具游牧民族的奔放与农耕社会的精细。

美食折射文化，两千多年来，兼收并蓄，和“合”万物，造就“世界的敦煌”。

汉武帝设置敦煌郡以经营河西、开拓西域。到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北、中、南三条路“总凑敦煌”，敦煌成为“咽喉之地”，东来西往的驼队、使团带来的商品、文化、习俗、思想等，在这里交汇。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莫高窟里体现得非常明显。”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说。

莫高窟第285窟营建于西魏，是莫高窟最早有纪年的洞窟，是一座“万神殿”。壁画中，有来自印度的飞天，有中国神话中的伏羲、女娲，有道教的朱雀、玄武。壁画中的日神形象，就有古希腊的太阳神等诸多解读。

敦煌以神奇之手，将外来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呈现出具有鲜明敦煌特色的文化艺术样式！物换星移，驼队远去。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特质，在敦煌延续。

20世纪50年代，莫高窟迎来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为千年石窟的保护问诊把脉；到了80年代，敦煌研究院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美国、英国等多国机构在风沙治理、壁画保护、文物数字化、人才培养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其中，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持续30多年的合作，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典范。两国专家携手对“壁画癌症”酥碱等病害突出的莫高窟第85窟进行研究，历时7年终于成功修复了这一洞窟。基于此一合作探索出的保护流程，直接推动了行业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

对各种先进文保理念、技术的学习、吸收、转化，敦煌研究院在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实现了多项突破，在壁画和土遗址等领域的保护走在世界前列。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鼓舞着敦煌研究院专家学者传承敦煌文化的信念：不忘本来、接受外来、面向未来。

交流创新，铸就新的辉煌

人行道的花砖纹样，取自唐代遗址中的莲花纹、石榴纹；路中央，是反弹琵琶雕塑；城市建筑外墙，饰以敦煌壁画中之金色、红色……漫步敦煌，如入汉唐。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球幕影院中，垂目的菩萨款款走来，飞天几欲翱翔，洞窟壁画纤毫毕现……观众如临其境。

窟区，年轻讲解员靳晖拿出手机，用VR技术向游客展示不一样的莫高窟。屏幕中，身披彩带的九色鹿竟从壁画中“飞身而下”。

敦煌大剧院，情景音画剧《千手千眼》创新性引入芭蕾舞的表现手法。音乐光影中，舞台梦幻般展现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下凡，观者无不动容。

……

创新之变，敦煌自古有之。

距今1500多年的莫高窟北魏第254窟有一绘画杰作，用5个关键场景描述释迦牟尼佛前身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传自印度、艰深晦涩的佛经，被古人创造性转化为通俗画面，让大众易于接受。

1979年，甘肃艺术家和我国敦煌学家合作，创新推出舞剧《丝路花雨》，“飞天”“反弹琵琶”等



敦煌壁画形象在舞台横空出世，在国内外长演不衰，被称为“中国民族舞剧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到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向专家学者询问了《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优秀文化作品创作生产和“走出去”的成功经验。他强调，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近年来，在“数字敦煌”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又推出“敦煌遗书数据库”“数字藏经洞”等平台，持续推进敦煌数字资源的全球共享；接下来，还将对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藏经洞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与收录，对丝绸之路沿线遗址进行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一条“数字丝绸之路”正在铺就。

开放、包容、创新的气质，让敦煌别具魅力。湖南人申洪杰迁居敦煌近20年，经营着一家展现敦煌壁画神韵的木雕画店，成了“新敦煌人”。

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专家内维尔·阿根廷一次次飞到敦煌，因为“莫高窟每幅壁画都像伦勃朗的名画一样珍贵，这是世界上保护最好的文化遗产之一”。

莫高窟工匠将文化研学与旅游市场结合，吸引着青少年参与彩塑制作、壁画临摹，鼓励创造有个性风格的敦煌作品。

敦煌市委书记石琳说，历史上，无数工匠在这里留下艺术巨作。未来，敦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需要走进大众、面向大众、依靠大众。

“世界任何传说中神奇的地方，只要去过一次便不再神奇。但惟有敦煌，在你造访之后，心里的感觉反倒更加神奇。”作家冯骥才感叹。

新时代，敦煌将进一步发挥多元文化交流荟萃的特点，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以海纳百川、积极自信的态度深入推进国际合作，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助力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新华社兰州6月22日电 记者向清凯、宋常青、张钦、张玉洁、何问、张智敏）